

考察列強海
軍報告書

余奉政府命。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海軍。既蒞事。以調查所得。見聞所及者。彙爲報告。編纂卒業。特誌數言。以弁簡端。自維才識譾陋。重荷委任。深懼弗勝。繼思余服務海軍三十餘年。於國家無大建白。值茲政府力思改造海軍之時。敢不勉殫智慮。稍盡職責。藉以搜集晚近列強海軍新蹟。以備政府他山攻錯之助。或於吾國海軍前途。不無涓埃之補。職是之故。不以道途修阻。自餒其志。計自出國門以來。於今年。歷訪日美英法德意等國。徒以時間有限。未能網羅無遺。對於各國海軍精神上之互殊。物質上之競進。不過略得梗概。大抵歐美及日本各海軍國近年進步之速。誠足聳人觀聽。固有者力圖革新。未有者競事發明。歐戰時所認爲嶄新之利器。在今日已視同芻狗。巨礮射程。軍艦速率。無不與時偕進。航空潛水等術。尤以利用新式引擎 (engine) 之故。效用激增。至於化學作戰品 (chemical warfare) 更爲一種不可思議之利器。目今各國尙相率嚴守祕密。非俟他日戰事勃發。不能測其能力之所至也。此外如利用無線電之發明。能使飛機自行作戰。不至犧牲駕駛人員之生命。凡此種種。日異月新。既怵於他國進步之神速。更覺吾國之不容再事落後。否則雖甘居於三四等國地位而不可得矣。夫以寂寂無聞之國家。如土耳其阿根廷等國。其海軍軍艦尙較吾國爲多。且時時遠越重洋以

揚國威。又如希臘(Greece)以蕞爾小國。其一歲之海軍經費。且遠出吾國之上。吾人對之。寧無慚色耶。

余於考察海軍報告中。以各國海軍之現狀及已往歷史。與其今後之計劃。略述概要。以期吾國當局得一種鳥瞰之印象。庶幾有所借鑑。奮起以圖整理海軍之策。自今以往。或無貽列邦之騰笑。而增進國際之地位。余雖不必躬與其事。亦與有榮施焉。茲篇都十二章。首述各國海軍在歷史上之影響。各大海軍國目前之狀況與趨向。及其航空與化學作戰品之情形。次述余對於吾國整理海軍之建議。復次則舉此次考察各國海軍之實況。及考察時所得之觀念。筆而錄之。而於各國海軍之教育組織設備三事。紀之特詳。顧余以爲茲篇所述。猶不免不純不備之憾。良以此行所得。關於海軍之資料。頗極複雜。必一一條分而縷析之。恐連篇累牘。尙不能盡其辭。且殺青未竟。花樣又已翻新。今日所矜爲博聞詳說者。不逾時徒足以資覆瓿。故余頗擬建議政府。設一整理海軍委員會。專司其事。余所搜集之材料。未及筆述者。仍可隨時貢獻於委員會。藉供採擇。且余以爲整理海軍委員會成立時。其會員中必使財政部重要人員加入議席。誠以海軍計劃。息息與財政有關。若僅有海軍界一方面之意見。而不計及財力

之羸絀。則計劃雖良。亦徒託空言而已。設如定一計劃。期於十年間完成。必先知十年內有何種財源。可供支配。此問題一經解決。則計劃之見諸施行。可操左券矣。

余此行賴有吾國外交海軍兩部。爲余籌備於事前。泊在考察期間。吾國駐在各國之使領館。亦莫不盡力援助指導。友邦政府。復曲盡東道之誼。苟不屬於軍事祕密者。無不樂爲解釋指示。至於美國。則雖各國所視爲嚴守祕密之化學作戰品。亦復對余開誠討論。且導余觀其製造瓦斯(gas)工廠。所愧者余學識陳舊。不能領悟新式利器之內容耳。若飛機(aéroplane)潛艇(submarine)。則各國皆許余親試其效能。驅逐艦(destroyer)作戰功效。利在疾駛。余亦得躬試其速率及駛程。若夫宴會酬酢。雖屬浮文。然余藉此得與各專家討論各種軍械之得失。而對於整頓吾國海軍問題。彼此尤能交換意見。獲益頗不在小。各國商家造船廠及兵工電氣各廠主人。又均能殷勤招待。余有所詢。靡不盡其所知。竭誠見告。所經各處市府。禮貌周至。德之漢堡(Hamburg) 美之波士頓(Boston) 兩市。且以最貴重之本市自由權相贈。(其儀式爲贈一鑰匙) 凡此種種。均足爲余調查之助。至余隨員中如董君顯光 黃君顯淇 程君媚賢 高君近宸。跋涉遠道。無役不從。當實地調查及賓主酬酢時。固無不隨事贊襄。卽至

歐美日本海軍報告書 序

四

夜闌人靜。猶往往一燈寸管。奮筆紀錄。罔敢或息。茲篇之成。得於羣策羣力者實多。此則余所爲追望前塵。不能不拜諸君子之厚貺者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春三月杜錫珪序

歐美日本海軍報告書

海軍在世界歷史上之影響

世界歷史受海權之影響者。二千餘年於茲矣。溯自雅典 (Athens) 與斯巴達 (Sparta) 之爭雄。波斯 (Persia) 與希臘之交綏。羅馬 (Rome) 與卡泰基 (Peloponnesia) 之競霸。中古時代回教徒之開疆。歐土十字軍之東征亞陸。馴至近代各國之戰爭。無不以海軍之優劣。爲勝敗之樞紐。縱觀歷史。惟中古時海軍消息較爲沉寂。迨十五世紀。美洲新陸發見。海軍復處於重要之地位。歐洲各國之擁有海軍者。皆得稱霸一時。葡萄牙 (Portugal) 西班牙 (Spain) 荷蘭 (Holland) 均先後耀威海上。自阿馬達 (Armada) 海軍之敗。而西班牙喪其海權。自法國居拉法而加 (Trafalgar) 海戰之敗。而英國海權。遂無敵於天下。美國得法國海軍之援助。得脫英國之羈勒而成自主。北美藉海軍封鎖港口之力。得以征服南美而保全其合衆局勢。近觀東亞。日本以戰勝吾國及俄羅斯。遂握有黃海鎖鑰。而成世界三大強國之一。由此觀

之海軍之於造成歷史。左右國運。其勢力固可忽哉。

返觀吾國近數十年之歷史。中日戰役以前。歐美各國無不視吾國爲亞洲之主人翁。以其潛勢力實爲亞洲各國之冠也。自甲午戰敗。吾國內情畢露於世。從此國際地位。一落千丈矣。當吾國初立海軍時。聘英人訓練之。評者咸謂其前程不可限量。其時日本雖亦從事訓練海軍。然從未有以日本海軍與吾國相提並論者。迨朝鮮事起。知不免出於一戰。於是歐洲各國。始注意爲兩國海軍之比較。而權其優劣。研究之餘。以爲吾國海軍人員。論其訓練效能。縱不能遠過日本。亦可相與頡頏。惟戰艦速度。及巨礮射程。日本以艦械較新之故。視吾國略勝一籌。英國海軍專家。曾以是警告吾國。惜當局未嘗注意。自恃艦巨人衆。僥倖一試。不圖其竟一敗塗地也。

甲午以後。吾國海軍日就退化。當時竟有將殘餘軍艦悉數出售之議。幸朝中老成。堅持不可。其具有遠識者。且主張籌款造艦。再圖恢復。顧所議未見實行。沿至今日。吾國海軍尙不及三十年前之狀況。益以目前軍艦之造價。日增不已。雖欲大舉造艦。亦恐力有弗及矣。

吾國海岸線延長數千英里。又有長江大河。委輸流貫於其間。其農牧產品除自供之外。大可

輸售外國。以地形及商業而論。均應有充分之商艦。而以極大之海軍爲之保護。乃航業幼稚。此舉尙付闕如。無論本國商品輸送外國。或本國所需要待供給於他國者。均恃外國商艦輸送。歷年此項損失。爲數甚鉅。不問可知矣。且世界大航業國。其航線所經。沿途必須有安全港口。藉資修理。及取給飲食材料。至交戰時期。尤必須有軍艦往來護送。故專就保護商艦及其航路而言。海軍已有建設之必要。吾國初無注意於擴張航業者。海軍亦因而不振。然試一思數十年來每歲僦業之損失。能無痛心。况因海軍勢力薄弱之故。沿海領土。被人蠶食殆盡。言念及此。應憬然於海軍之有重大關係矣。

吾人再一讀日本歷史。則知凡欲獨立圖強之國家。不得不重視海軍。日本立國於叢島之上。其國防之命脈。固恃有環海爲其天然之保護。顧其歷經變故而卒保有獨立地位。近且一躍而爲世界一等強國者。其恃人力維持者爲多。西諺有云。天助自助者。日本對於自助二字。可謂能力踐實行矣。惟其能自助也。故天亦助之。去今約七百年前。元世祖大舉征日。彼時日本之得以幸脫蒙古羈勒者。或有天意存乎其間。不料元帝挾中國雄厚之勢力。不能征服日本。而數百年後中國乃爲日本所敗。此則非天獨厚於日本。抑吾國之於人事。固有未盡者在也。

十三世紀初葉。元世祖甫定中原。即欲東征日本。其時高麗已奉正朔。日本之去高麗僅一衣帶水。元帝以爲取之易耳。顧此一衣帶水。非藉艦送。元軍不能躍登彼岸。於是積五年之力。從事造艦。至西歷一千二百七十三年。已成巨艦九百艘。有戰士四萬人。將乘之以東渡。是年十一月。海上颶風之期已過。元帝即命攻擊對馬(Tsushima)及伊崎(Iki)兩島。旋復大舉在箱崎灣(Hakozaki Bay)登陸。侵及內地。經日本抵死奮擊。乃退至海濱。其明日海上狂風大作。元兵揚帆而遁。中途沉沒於海者。約三百艘。士卒之戰死及溺斃者。近二萬人。然元帝征服日本之雄心。不因是而稍沮也。又越五年。元代已成一統。而東征戰艦。已造成千艘。候命出發矣。然日本方面。則以朝野怵於存亡危急之局。天皇特降敕諭。令全國藩鎮棄私怨而禦公敵。舉國一致。磨厲以須。靜待元兵之至。千二百八十年。元帝於中國南部徵集巨艦三千餘艘。益以在高麗新造之艦。爲四千五百艘。士卒之枕戈待命者。十五萬人。命下之日。萬帆齊發。乃途中不見日軍一艦一卒。及抵岸。亦絕不見有抵禦之者。蓋日本知元兵初來。銳氣正盛。故用堅壁清野之術以困之。是年八月。颶風忽起於海上。爲數十年所僅見。顧元兵所慮者。大軍渡海時。爲風所阻。今已安抵敵岸。陸戰爲其宿長。故亦絕不介意。不料風勢之猛。殊出元兵意料之

外。四千餘艘巨艦。一時纜斷桅折。吹散海面。軍心震駭。日兵乃乘機奮力堵殺。元兵歸路既絕。士無鬪志。得免於戰死者。大半亦葬身洪濤之中。其幸能奪艦逃命。駛歸高麗者。僅五百餘艘。及殘兵一萬餘人而已。計是役損失戰艦約四千艘。士卒十三萬餘。元帝以兩次東征失利。痛定之餘。尙擬爲第三次之遠征。無如軍士一聞海上行役。心膽俱裂。紛紛逃伍而去。於是東征之望始絕。而元帝亦不久崩殂矣。

自後三百餘年。日本絕無外患。藩鎮勢力日強。天皇徒擁虛名而已。斯時巨藩豐臣秀吉(Hideyoshi)雄心勃勃。頗擬西征中國。近之既足示威國內。遠之亦藉此一洗元兵壓境之恥。於是。一方面造船練卒。一方面欲結合葡萄牙及高麗以爲己助。乃葡人表示不願合作。高麗亦以與中國接壤。慮華人事後報復。故均拒絕出兵。秀吉憤甚。乃決計先擊高麗。以士卒二十萬人。乘舟渡海。時高麗海上督師者爲葉森。乘日軍登陸之後。於海上截擊日軍之未渡者。三戰而三勝之。日兵之登陸者。後援遂絕。其陸續由日本運赴前線之糧秣。亦皆爲高麗海軍所截獲。葉森乘勝西追。遇日本後援軍十萬衆。方渡海而來。又一戰而勝之。其已經登陸之日軍。雖屢戰屢勝。卒因後援不至。糧秣亦斷。銳氣頓銷。益以飢寒交迫。無能爲役。紛紛退至海濱。秀

吉經此次挫折。乃改用外交政策。一面結歡於高麗朝貴。一面力造軍艦以圖再舉。

秀吉自敗於葉森後。專意結納高麗朝貴。譖葉森於朝而奪其兵權。此計既售。乃復興師攻高麗。戰於海上大敗之。高麗震恐。復起用葉森。任事未久。秀吉已卒。遺命撤回征西之師。葉森乘其退兵時率舟師擊之。然葉森亦於是役陣亡焉。

日本用兵高麗之役。毫無所獲。徒喪巨艦數百艘。舟師數千人。至其經濟上之損失。尙不止此數也。但因是役日本於軍事上頗增閱歷耳。自時厥後。二百五十年。日本嚴守閉關主義。除曾一犯台灣外。對外未嘗有一矢之遺。直至千八百九十四年。而日本出幽遷喬之歷史。乃自此始。

日本人者。富有記憶力之民族也。每經一次挫折。歷久而不忘。是時距稱兵高麗已歷三百年矣。然猶鑒於當時所以致敗之由。用能悉反從前戰略。以成大功。其所致勝者。悉由於先發制人之故。蓋環海雖爲天然險要。但敵兵既達國境。則險要已失。故必於海上擊毀敵人實力。始足措國家於磐石之安。然則含有充量之海軍。能拒敵於領海之外者。蓋無他道矣。

美國海軍中將巴拉德 (Vice-Admiral G. A. Ballard) 曾著一書。曰「海權與日本歷史之

關係」(“The Influence of the Sea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”)其言曰：『當十七十八兩世紀中。倘日本藩鎮不取閉關主義。而耀兵海上。一如今日所爲。吾知遠東局勢。決不容歐美人插足其間。當時日本如有傑出之強藩。大事訓練海軍。佐之以相當陸軍。吾恐太平洋西部一帶羣島。今日屬於荷蘭及其他歐美各國者。均已屬之日本。卽澳洲與印度。恐亦不能爲英國所有。蓋在十八世紀時。歐洲各大國相爲仇讎。設在遠東與日本啓釁。無論何國。決不能聯合他國以爲助。若欲以一國海軍之力。與日本爭雄於遠東海上。吾知其力必有不逮。卽英國自命以海軍佔世界第一席者。恐亦不能舍其歐洲之敵人。以與日本爭取印度主權。果爾。則遠東今日局勢。能否容歐美國家佔有統治權。誠屬疑問矣。』此言頗有見地。日本自高麗之役後。閉關自守。直至千八百五十三年。美國海軍駛入橫濱港中。強迫日本與世界通商。其時美國作戰艦械之精利。與日本相較懸殊。因二百年中。日本艦械初未隨世界潮流有所改良故也。然日本自經受制於美國後。逐漸組織海軍。力圖自強。不及三十年。其力已足與吾國相見於海上。亦可見有志者事竟成也。

日本與吾國關於高麗之交涉。懸案甚久。至千八百九十四年。乃用武力解決。當交涉未經破

裂時。日人曾詳細調查吾國陸軍實力。知吾國綠營軍士。不能有爲。即使有舟師可以載渡黃海。亦不能與其國訓練之新兵。較一日之短長。況並無舟楫濟之以渡耶。然日本鑒於昔日高麗之敗。決計先從海上作戰入手。蓋非是則吾國陸軍縱不能侵其國土。而彼國陸軍欲來大陸者。必將爲吾國軍艦所阻。職是之故。日本政府於宣戰後。卽令海軍徧搜海上。遇有吾國軍艦。卽迫令交綏。結果日本海軍果獲全勝。於是彼軍登陸之阻礙盡除。得與我國較量陸軍之實力矣。

當中日宣戰時。歐洲各國以爲日本決不能善用新式海軍以作戰。蓋中古時代。歐亞各國之作戰能力。足以相抗。此可於回回土耳其蒙古人種與歐洲交戰之結果證之。迨至十九世紀中。作戰事業。已成爲科學化之工作。亞洲各國遂不爲歐洲所重視。彼以爲亞洲各國。設若從事爭戰者。亦必有歐洲將官爲之指導。如不藉歐洲人之勢力。而欲以新式軍器作戰。殆爲萬不可能之事。此猶指陸戰而言也。至於新式海軍。則艦礮皆含有極深之科學作用。斷非亞洲人所能運用。試觀十九世紀中。歐美軍商各艦。無時不在亞洲海面駛行。而歐洲境內除土耳其外。幾不見東方之一航一楫。是則歐洲人之議論。固不爲無見也。

不意中日之役。七閱月之間。日本所具成績。足破歐洲人之迷夢。自戰勝後。已具有世界新國家之資格。且其國人不因勝而驕。舉國青年。對於作戰機械上之研究。均引爲一己之責任。從此根基日厚。進步益速。雖在經濟極困難之時代。於海軍經費。不惜籌措巨資。其得據世界海軍國之第三席者。非偶然也。英國以海軍先進國地位。在他國鮮有設軍事代表者。乃於中日交戰之年。遣陸軍上校蒲雷 (Colonel de Boulay) 在駐日使館爲軍事代表。繼而更進一步。竟與日本締結攻守同盟之約。其重視日本有如此者。

不久而有日俄之戰。此役尤以海軍爲重要。蓋俄國陸軍。夙號精猛。如能在日本登陸。其危孰甚。故日本之第一防線。厥爲海上。萬一海軍不足以禦俄國。且有亡國之虞。所幸海軍獲勝。國勢遂益以強盛。至日俄何以啓釁。日本何以能勝俄。當詳述之。

俄國壤地之大小。與吾國相同。然與吾國有不同之一點。卽俄國絕少出海口岸是也。其極北極東極西三角。雖有口岸。然冬令不免於凍塞。其維一向南之不凍門戶。爲黑海之他大尼里 (Dardanelles) 海峽。顧其鎖鑰掌之於國際委員會。交戰時期。軍艦不得由此出入。故其在遠東之領土雖大。然一交冬令。動作不能自由。夫俄國之版圖。實佔歐亞兩洲之強半。然於此兩

大洲中。無一地可以爲海軍基本港者。以一大國而處此環境。其欲得一濱海之地。以便其軍艦商艦之出入。固屬人情之常。俄國之外交政策。其惟一不變者。卽願達此目的而已。

大彼得得於尼瓦河 (Neva River) 口造成聖彼得堡都城後。卽在歐洲開一門戶之成功也。繼大彼得而起者。皆欲在亞洲亦開一通海門戶。以竟先帝之志。十九世紀中葉後。亞洲沿海各國。惟中國最弱。欲求出海途徑。非假道中國不可。夫海參威口岸。非不佳也。顧不能免於冰凍。故其勢必南向而達於黃海。其目的所在。爲遼東半島。千八百九十八年。乃以武裝交涉。向吾國租借遼東。包有旅順天然之險要。然徒有旅順尙苦道遠不利行軍。於是又用恫嚇政策。向吾國取得敷設鐵道之權。自旅順達海參威與西比利亞幹路接軌。自是而自西徂東之道通矣。嗣後俄國乃大舉造艦。以本國造船廠之不敷供給也。復求之於外國。每一新艦落成。卽駛旅順以厚其遠東海軍之勢力。當二十世紀之初。地中海迤東之海軍。雖英國亦不能優於俄。斯時俄國固已躊躇滿志矣。

吾國拳匪事起。俄國又有所藉口矣。俄國欲得我東三省爲其極東屬地。蓄志已久。特苦無可藉口耳。日本戰勝吾國後。駸駸乎將執遠東之牛耳。俄國早已側目而視。苟能取東三省入其

版圖。不但擁有絕好之通海門戶。且能於其地訓練陸軍。既得其地之天然出產物。復可與本國出產區域相連。供給無虞匱乏。不特此也。俄國據有遼東。日本卽不得在遼東稱雄。況以俄國歷史上之習慣判之。必可收高麗爲屬地。否則亦斷不聽其歸附日本。蓋俄國如與日本交戰。無論其在海上陸上。若高麗不附於己。殊爲心腹之患也。然此爲俄國一方面之計劃耳。至日本方面。則凡俄國所利者。均爲己之不利。縱使高麗不附於俄。然東三省若在俄人掌握之中。則臥榻之旁。他人鼾睡。日本詎能高枕。故當俄國竭力向東擴張勢力之時。日本知我國力不足以拒俄。嘗直接與俄人折衝。顧屢次商榷。終無雙方滿意之策。於是交涉決裂。而戰爭始矣。但日本茲役。大有孤注一擲之勢。萬一海軍不能取勝。不獨增長俄國遠東之勢力。俄人並得隨時侵入日本。危險之巨。較諸三百年前元兵壓境時。殆有甚焉。

但俄國作戰效能。遠非日本之敵。其海軍歷史上。雖曾有其光榮之段落。顧自一八五四年俄人濫用海軍將其黑海艦隊沉沒海中以後。其國民對於海軍。已喪失其信仰。自後四十餘年。常視海軍爲可有可無之物。故雖蓄志欲於太平洋岸佔一優異位置。而未能於海軍力求改良。聖彼得堡當局。以爲海軍者。不過一種裝甲之巨艦。設官兵若干人。司巨礮之射擊而已。徒

以世界大國莫不有海軍。俄亦大國。故不能不造艦練兵。以崇國體。其水兵大都皆取材於內地之農夫。於軍艦初無感情作用。一切工作。視爲一種強迫之服務。其艦上官佐。關於訓練之精神。亦漸流於懈弛。以此等海軍人材。欲以之抵抗日本。識者早抱隱憂矣。

開戰未久。日軍已於遼東登陸。俄之執政者。初猶冀海軍在海上獲勝。蓋日本軍士。不僅須渡海而來。其一切後援給養。無不恃海軍爲之輸送。日本海軍若敗。戰事斯不成問題矣。顧日本豈如是易與者。其當局明知是役成敗。全視海軍之能否爭先決勝。海軍敗則運兵運餉。事事胥受其掣肘。故設能悉數殲滅俄國海軍者上也。其次亦須困之於港內。使其不能在海上活躍。乃有戰勝之望。但殲滅與圍困。二者均非易事。良以俄國海軍艦巨數衆。且有旅順海參威爲其根據地。日本雖善戰。而軍艦不敷支配。不能將旅順海參威爲同時封鎖。既而日軍以旅順爲俄海軍主力所在。決計先注精神於旅順。戰策既定。東鄉大將 (Admiral Togo)。乃於宣戰之始。即乘霧遣魚雷艇襲擊俄主力艦於旅順口外。旋集全力封鎖旅順。俄國軍艦。竟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千九百零四年八月。俄國困處旅順之海軍。思欲突圍而出。乃甫離港口。即遇日艦與之奮戰。結果大敗。不得不退歸旅順。其不能回港者。祇得遁避中立口岸。自此旅順艦隊